

以跨域人文開展國際鏈結： 《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》 的經驗與挑戰

郭文華*

一、出版素養與跨域學術

近來臺灣有檢討學術出版之聲。它透過學位論文的爭議成為政治議題，也透過巨型期刊 (mega journals) 的品質疑義成為高等教育焦點。其中，有政治人物宣示要處理黨員的學術倫理問題者，有頂尖院校表列有疑慮的期刊，祭出從嚴審查的政策。各界競相摸索相關指引，或提議儘早擬定辦法。資淺學者也惶惶不安，深怕誤刊不當期刊讓研究心血貶值，甚至全面作廢。

對此趨勢，關注研究誠信的周倩 (2022) 指出研究者該有的「學術出版素養」，留意成果的抄襲與自我抄襲、作者定義，與留意掠奪性期刊 (predatory journals) 的資訊。潘璿安 (2022) 則以利益關係人的角度，對論文作者、學研機構與審查人和圖書館做出提醒。這些看法都相當即時與必要，但筆者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環節，是期刊的經營。

巨型期刊的特色之一是主題廣泛，收錄多元領域的研究成果 (潘璿安, 2022)，但它們也對新興領域有所著墨。以科技與社會研究 (science, technology, and society studies, STS) 來說，過往主流期刊僅 *Science, Technology, and Human Values (ST&HV)*、*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(SSS)*、*Technology and Culture*、*Bulletin of Science, Technology and Society*、*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*、*Science as Culture* 等。隨著領域的開枝散葉，近年有學會或學者自主出版，開展豐富的學術風貌與可能性。同時，一些出版社主打全球性 STS 研究 (global STS)，新創不少期刊，當中不乏有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, Technology and Society (IJSTS)* 這樣的巨型期刊，此間學者也陸續收到相關徵稿、審稿的邀請。

*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、國科會人文處科技、社會與傳播學門召集人

從此趨勢，筆者認為討論國際鏈結時，期刊經營同樣值得關注。畢竟，強調非主流的特色研究與跨域人才的培育時，一個實際問題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如何呈現、累積與評價。作為中型科技國家，我們既然歡迎跨領域，結合人文與科技的創新研究，也就該正面回應突破主流窠臼的新形態出版物。只用「透明公開的同儕審查機制」或「具有一定學術重要性」等看似嚴厲的傳統性標準來規範，無以讓資淺研究者放心投入新興領域，把成果投到在出版量與中文差距愈來愈大的英文學術市場。

在這個意義下，本文將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（國科會，現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）支持的英文期刊《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》（*East Asian Science, Technology and Society: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*，*EASTS* 期刊）。有別過往以此刊物介紹臺灣以至於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（Kuo, 2019, 2020, 2023），本文聚焦學術研究實踐，檢討 *EASTS* 期刊如何開展國際鏈結，又如何鼓勵創新與嚴謹審查之間摸索出版定位與策略。*EASTS* 期刊不代表所有跨域期刊，它的發展途徑也不見得適用於其他領域（比方 big data and society），但在缺乏來自本土，從無到有打入主流學術的論述下，筆者希望 *EASTS* 期刊的經驗拋磚引玉，讓臺灣的國際鏈結之路踏實而穩健。

二、期刊主導的國際化

EASTS 期刊來自科學教育發展處（科教處，現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處），以期刊帶動學術國際化的發想，於 2007 年創刊。傅大為回憶當時獲國科會補助的刊物，指出相較於有生醫研究社群基礎的 *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*（《生醫科學雜誌》）與科教處推動的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*（《科學與數學教育研究國際期刊》），當時屬於新興領域的 *EASTS* 期刊的任務複雜許多。它要在「才剛起步不久、尚未成為學術建置一部分、但又極具潛力與意義的東亞 STS 領域中，建立起一個國際學術期刊，並且接受各種學術期刊都會碰上的考驗」（傅大為，2010，頁 86-87）。

持平而論，*EASTS* 期刊的挑戰並不新穎。隨著東亞經濟崛起，1980 年代起便有跨越語言隔閡，追求國際化的呼聲。1987 年創立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），便是以國際性視野，跨學科方式審視日本，強調學術國際鏈結的策略性機構。但與日韓先成立學會，發行刊物，再量力處理雙語發表，爭取國際認同的路徑不同，雖然在 1990 年代後期便有學者提倡 STS 研究，甚至取得相關學位返臺服務，但 *EASTS* 期刊籌備前僅有教育部顧問室支

持的「臺灣科技與社會網絡」(Taiwan STS Network)計畫(2001 年到 2004 年)與「新興議題與專業教育改革計畫」(2007 年到 2010 年),無太多機構性支持與串聯。

這個狀況反映在兩個實務關卡:第一、如何透過國際鏈結,從出版業務中凝聚共同願景的學術社群。第二、如何透過靈活的編輯政策得到高品質稿件,迅速提升期刊品質,爭取主流學界的可見度。特別國科會希望 *EASTS* 期刊儘早獲得類似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(SSCI) 的收錄,但這類資料庫對期刊的要求不少(要有一定份量與穩定出刊),讓 *EASTS* 期刊成為「速度嚇人」的挑戰。期刊一旦創刊就不能回頭,要站穩腳步也要兼顧品質,是「非常嚴酷的要求」(傅大為, 2010, 頁 86)。

三、國際鏈結與東亞特色的交相運作

EASTS 期刊以規劃案方式進行,¹ 作為編輯團隊成員筆者早期也常遇到「摸著石頭過河」的困境。但回頭來看,期刊的發展路徑並不複雜,大致上以「隱形學會」概念強化研究者的學術聯繫,在國際鏈結與東亞特色的交互運作下經營。

期刊編輯群最初採「多中心」架構,設有臺灣、韓國、日本與「東亞外」(outside East Asia, OEA)編輯部,由主編與三位副主編負責。主編除了主持臺灣編委會也擔負行政事務,包括國科會的聯絡及出版商的協調等。從編輯成員中可看到早期 *EASTS* 期刊承繼的學術傳統,比方說中國與東亞科學史,² 也有科技審議民主的專家。這樣的異質組合讓每個編輯部有不同動態。日韓 STS 研究的發展歷程與臺灣類似,因此編委在各自社群裡有相當互動,但歐美編輯便不見得都能體認期刊的使命。例如副主編 Warwick Anderson 最初對「東亞外」的想法一頭霧水,直到參與編務後方理解這個安排 (Anderson, 2020)。

與此搭配的是主題專輯的出版方式。與「特刊」(special issue)不同, *EASTS* 期刊以專輯掌握品質,穩固鬆散的編輯團隊。理想上由副主編與主編主導,透過客座編輯對特定主題籌組專輯。雖然每篇論文都還得通過同儕審查,但因有資深學者把關,投稿品質相對穩定,不至於勞師動眾但最終無法出版。這個操

¹ 從 2005 年 11 月起《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》陸續以創刊主編傅大為,繼任的吳嘉苓及郭文華為申請者,從一年到三年不等為期執行規劃案,負責推期刊內容的規劃、產出,與相關活動的推廣。

² 比方曾擔任 *Taiwanese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* 編輯,前國際科技史學會的劉鈍會長與中國科學史先驅 Benjamin Elman 教授,與擔任《科技醫療與社會》顧問,數學史權威林力娜 (Karine Chemla) 與中研院梁其姿院士等。

作的結果反映當時東亞 STS 研究的處境。如傅大為指出的，歐美或以英文為學術語言的研究者享有優勢，占有過半投稿，但東亞也急起直追，展現潛力。

在此順帶討論期刊國際化的策略。「英語中心」與「在地研究」等課題依然重要，但實務上 *EASTS* 期刊以打入主流為前提，在權衡效益下發揮東亞特色。舉一個例子。*EASTS* 期刊自創刊以來便由國際出版社出版，³ 在印刷格式、審查過程，以至於文字要求都貼近主流。但它也堅持非主流的前瞻元素，例如期期不同的封面設計與非英語作品的書評等。*EASTS* 期刊也善用「開跑者」優勢，成為東亞議題，比方說殖民／後殖民科技與醫療的國際化管道，以靈活的論壇與對話方式呈現。

四、從組織、品牌到平臺

2011 年起 *EASTS* 期刊與 Duke University Press 合作，次年調整編輯群為與國際期刊相當的編委會 (editorial board)，讓更多課題與領域專家參與。此外，迴異傳統的「東亞」定義與學術地緣政治，期刊從國際鏈結來改變東亞 STS 研究，反映在新領域的開拓、新連結的建立，以及既有議題的更新上。

以新領域來說，*EASTS* 期刊率先推出印尼的主題專輯，並從後殖民科學、跨國照護與基礎建設，引介東南亞的 STS 研究。在新連結上期刊奠基於中醫的全球化，陸續開展西藏醫學研究，傳統醫學理論與實作，挑戰中醫與印度醫學的當代風貌等。對科技史等期刊強項我們也持續更新，在冷戰科技、研究不端，共產中國與五四運動與科技等都有發揮。順著這些鏈結的擴散獨立投稿也穩定成長，逐漸向國際期刊靠攏，終於創刊十年後 *EASTS* 期刊獲得國際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 (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, 4S) 的基礎建設獎 (Infrastructure Award)，同年被 SSCI 引用資料庫收錄。⁴

確實，*EASTS* 期刊的表現可圈可點，但「常態化」之餘我們沒有忘記初衷。沒有國科會的啟動與後援，沒有東亞社群的扶持不會有這個國際品牌。我們始終珍惜東亞 STS 的獨特性，也能體會國際化潮流中期刊需要「非主流／非西方」或者「東亞作為方法」(East Asia as method) 的理論探討，也要開放自己成為學術平臺，透過創意的鏈結彰顯這些論述。一個特殊的例子是自 2018 年起與 *Tapuya: Latin American Science, Technology and Society* 的策略聯盟。雖然東亞與

³ 在 2007 年至 2010 年由 Springer 出版社，2011 年到 2020 年由 Duke University Press，2021 年起由 Taylor and Francis 旗下的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發行。

⁴ 文章資料自 2016 年起算。

拉丁美洲地理距離遙遠，理論工具大相逕庭，期刊屬性也不同，⁵但兩刊依然積極交流，共同審查論文，在求同存異中共創全球 STS 的可能。

五、開放取用與國際鏈結的挑戰

回到前面討論的出版趨勢與對 *EASTS* 期刊的影響。2021 年起期刊與 Routledge 出版社合作。Routledge 擁有豐沛的銷售網路與眾多 STS 期刊，但其商業屬性也讓期刊多少受到影響。部分不熟悉期刊歷史的研究者常誤認 *EASTS* 期刊是另一本該出版社的刊物，或者有出版商提出收購期刊的請求。同時，開放取用 (open access) 趨勢也在 Routledge 的行銷戰略下逐漸明朗。

對此，我們必須重新思考 *EASTS* 期刊的任務與定位。歷經多年努力，它落實當初學術國際化的許諾，成為有品質的學術平臺。但融入國際的出版洪流時，期刊也面臨認同挑戰。除了一直存在的行政問題，如英語學術人才與優質編輯人力的養成，更值得注意的是期刊與本土社群的疏離。套一句傅大為的感想，辦國際期刊是「身陷國際網路，卻反而與國內隔離」(傅大為，2010，頁 88)。

這是國際跨域人文的發展困境。*EASTS* 期刊創刊後，國科會在人文處與科教處設有「科技與社會」次領域，也透過各種機制鼓勵 STS 意義的跨領域研究。⁶但十幾年下來這些與 STS 研究的機構化關聯不大，⁷大多數計畫成果也未出現在 *EASTS* 期刊。更嚴峻的是：巨型期刊大舉進軍出版市場，用大批論文，強有力的引用策略爭取曝光，作者在高影響因子 (impact factor) 期刊間隨波逐流，所謂「優質期刊」也可能不過是高引用論文的集散地，逐漸喪失獨立性，更遑論在拼影響力本來就很吃力的人文領域。

顯然 *EASTS* 期刊一路走來表現優異，但或許無法用另外兩本國科會補助刊物的模式思考它的未來。從國際鏈結角度看，有三點值得主事者考慮。首先，STS 研究不再是新興領域，接受完整訓練的研究者也持續增加。但對他們來說，如何以跨域學者身分安身立命，是一大課題。李宛儒 (2020) 以臺灣大學為例，指出 STS 研究對豐富社會學的貢獻。筆者欣見這類健康的「交朋友社會

⁵ *Tapuya: Latin American Science, Technology and Society* 為開放取用 (open access) 期刊，《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》為一般訂閱期刊 (subscription journal)。

⁶ 根據國科會的統計，從 2007 年到 2023 年有 80 件以「科技與社會」為關鍵字的計畫獲得補助，多數落在人文處的社會學門，與科教處 (現移轉至人文處) 下的科技、社會與傳播學門中。以「科技與社會」為關鍵字的計畫中，也有落在跨領域的「性別與科技」任務型計畫、永續發展研究學門，與「以社會需求為核心之跨領域研究計畫」中。

⁷ 關於從跨領域人才養成來看臺灣 STS 研究的發展，可參考郭文華 2018 的整理。

學」，也期盼其他研究或產學機構，特別是理工領域，可以接納這些人才，深化 STS 研究的本土耕耘。

其次，如前所述，跨域研究不易評價。對此，4S 學會前會長 Gary Downey 提出「創造實作」(making and doing) 概念，提倡多元的學術貢獻 (Downey and Zuiderent-Jerak, 2021)。EASTS 期刊以研究者為中心，在投稿格式上針對此特性做了設計與調整。但歸根結底，研究價值的認定要回到研究者的所屬單位，而目前將期刊分成國內國外，國內出版物看是否優秀，國外出版物看影響因子的方式，讓 EASTS 期刊這類立足臺灣，國際發行的期刊兩面不討好。⁸

最後是學者的自主串聯。國科會長年推動雙邊合作與整合型計畫，功不可沒，但期刊也可以善用國際性，對此有所貢獻。以 EASTS 期刊來說，2018 起它與 SSS、*Science & Technology Studies: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*、*Catalyst: Feminism, Theory, Technoscience* 與 *Tapuya* 成為 4S 學會認定的關聯刊物 (affiliated journals)，與學會的 *ST&HV* 與 *Engaging Science, Technology and Society* 共同舉辦活動，交流經驗。如果能讓年輕學者 (比方博士後研究員) 透過參與 EASTS 的期刊編務瞭解國際學術，與頂尖期刊進行交流與成長，或許是培養後進，打造未來國際鏈結的機會。

六、作為學術基礎建設的國際期刊

針對學術的國際鏈接，本文以 EASTS 期刊的經驗，指出以期刊帶動國際化下跨域人文與編輯實務的重要。具體而言，EASTS 期刊是東亞展現國際鏈結與特色的產物，藉由靈活的編輯群與策略開創新局，在全球化 STS 下搶得品牌先機，打造具有國際性，可靠的學術平臺。當然，在巨型期刊與開放取用潮流下 EASTS 期刊也有新挑戰。在編務行政之外筆者建議從戰略角度思考 EASTS 期刊的永續發展，讓其國際化成果轉化為滋養跨域人才的養分。

STS 研究權威，也是 EASTS 期刊前編委的拉圖 (Bruno Latour) 重視事實建構的基礎建設。在其名著〈給我一個實驗室，我將舉起全世界〉中有一段名言：「科學事實像火車；無法離開軌道運行。你可以延伸鐵軌也可以把它們接起來，但你不能沒有它就駕著火車頭穿過田野。」(Latour, 1983, 頁 155) 筆者認為這個比喻也可以用在學術的國際化。期刊是學術的基礎建設，讓好研究順著它穩健順利朝向國際前進，與大家共勉。

⁸ 《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期刊》曾申請並列入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(TSSCI) 收錄期刊，但獲得 SSCI 與 A&HCI 收錄後則未再申請。

參考文獻

- 李宛儒 (2020)。〈科技渴望社會：容納、群學與跨域實踐〉，《台灣社會學》39 期，頁 203-215。
- 周倩 (2022)。〈研究者如何提升自身的學術出版素養〉，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23 卷 4 期，頁 7-13。
- 郭文華 (2018)。〈從跨領域人才與組織發展看 STS 研究〉，《科學發展》543 期，頁 82-85。
- 傅大為 (2010)。〈編輯與出版「東亞 STS」國際期刊的一些感想〉，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11 卷 4 期，頁 86-88。
- 潘璿安 (2022)。〈開放取用巨型期刊的發展、同儕審查制度與學術界的因應作法〉，《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》59 卷 3 期，頁 311-346。
- Anderson, Warwick. (2020). STS with East Asian Characteristics? *East Asian Science, Technology and Society: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*, 14:1 (2020 Spring): 163-168.
- Downey, Gary, & Teun Zuiderent-Jerak eds. (2021). *Making & Doing: Activating STS through Knowledge Expression and Travel*. MIT Press.
- Kuo, Wen-Hua. (2019). Striving for Harmony in Diversity: *EASTS* and the Networking Infrastructure of Global STS. *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(EASST) Review*, 38(1) (February 2019). Web publication at <https://easst.net/article/striving-for-harmony-in-diversity-easts-and-the-networking-infrastructure-of-global-sts/>
- Kuo, Wen-Hua. (2020). *EASTS*: An Intellectual Bridge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o Science Studies and East Asia. *Newsletter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*, 49(2) (April 2020): 24-25.
- Kuo, Wen-Hua. (2023). Finding Intellectual Friends: Making STS East Asian: The Case of *EASTS*. 科学技术社会研究 (*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*), “JSSTS 2021 and Beyond” special issue (February 2023): 38-40.
- Latour, Bruno. (1983).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. Pp.141-70 in *Science Observed: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*, edited Knorr Cetina & Michael Mulkay. London: Sage.